

齊物論齋文集

齊物論齋文集目錄

荅進董士錫晉卿

卷一 說 敍

原命 原情 釋雜卦傳 釋金縢 釋康誥 張氏

易說後敍 莊氏易說敍 陰符經解敍 遁甲煙波

釣叟歌解敍 遁甲因是錄敍 遁甲通變錄敍 形

氣正宗敍 家譜敍 懷遠縣志敍錄

卷二 敍 跋 贈敍

亦有生齋文集敍 崇百藥齋詩文集敍 廖雪鷺詩

敍 劉冊安詩敍 藤琴吟館詩敍 周係緒詞敍

簪花吟館詞敍 擬詩品敍 書焦循易通釋後 書

蘇秉國周易通釋後 李氏三忠事蹟攷證書後 重

贈吳山子敘 贈沈文起敘 送魏贊卿敘

卷三 書 記 碑記 墓碑

與林仲騫書 槐寺飲秋圖記 馮晉魚夢遊會山圖
記 蕭氏寄廬鐙影圖記 重建清河縣文廟碑 南
昌府學碑記 封奉直大夫晁君墓識名 國子監生
晁君墓識名 掖縣知縣候選同知高君墓表 瑞州
府同知劉君墓表 林太孺人墓碣 字夏氏姑壙名
表甥女陸氏壙名

卷四 傳 行略 賸 贊

鄭鄭傳 江承之傳 溫州府同知章君家傳 吳貞
婦傳 祖妣錢孺人行略 易象賸 易消息賸 富

金腹甫知己賤 思歸賤 愁霖賤 白雲賤 端溪
石印賤 紅蕙賤 庭中杏粦賤 憶梅賤 商父癸
尊贊 張氏二節婦贊

卷五 哀祭

莊傳永誄 楊子厚哀辭 祭姑文 祭江安甫文
祭金腹甫文 祭舅氏文 同門祭張先生文 同門
祭楊子厚文 公祭劉鹵亭先生文 公祭黃璞山文
公祭莊脩賸觀祭文 祭黎襄勤公文

卷六 志

懷遠縣水利志

齊物論齋文集卷一

荅進董士錫晉卿

說敘

原命

有全乎天而人不得而執之者有參乎天人而人亦得而主之者有全乎人而天不得而隄之者曰中禮制節曰和樂成文修己而即曰治物者道也全乎人者也愛親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生俱來亦因習相遠者性也參乎天人者也富貴貧賤之境窮達用舍之時欲之不必來惡之不必去者命也全乎天者也儒者之學務其力于全乎人者而後參乎天人者可曰自主參乎天人者有曰自主而後全乎天者隨其所曰任我

而無弗勝故君子居易曰俟命夫人皆有好生惡殺好善惡惡之性引而伸之足已治天下則弑天之與人常相契也又觀天之于萬物也有生而不必皆善有殺而不必皆惡其化而長也盡萬物而亭之育之而不必其可好其敝而臧也亦盡萬物而摧之覆之而不必其足惡人已好惡程功過而天乃比而同之豈天之命固異乎人之性歟其生物也物之感乎其生機卽天之降其命已爲性也無以異也豈于物爲旣受其全者于天爲猶靳其半歟則豈保泰貞恆之說祇人性好惡之所推擴而猶未足已盡乎命歟則豈天有所不能爲者必待乎人之爲之而盡其性者雖不足盡乎命而卽所已至

於命歟蓋陰陽五行迭爲消長者天也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人也天生人而天入之道自殊已命而實
諸人則盡人已承天卽性卽命而變親敬長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心不可已不充已命而還諸天則修人事
已補天事爲天之所不能爲而富貴貧賤窮達用舍之
數且不足已爲隄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其言曰不知
命無已爲君子又曰窮理盡性已至于命而又嘗罕言
命豈不已全乎天者可畏而不可恃當知之而未易言
歟彼習見夫冥溟之難窺而輒謂其于人已遠不可復
知也則過矣

原情

人之性易節而情難治放而後彊之弗可閑也。曰性也者安而存者也。情也者感而動者也。故情有七而原於思。思也者無窮者也。官鄰于物物接于類。變生于類。樂始於變。拂于惡怒而窮于哀。無思則無變。思也者不可知也。吾未生之初未嘗有吾受其成形而謂之吾者也。發所謂吾者其形充吾形而帥之者神也。神也者思之府也。物之于吾類也而有不類者矣。疾痛癢解知於身而不能知于人也。是曰思類類也者情之倪也。神構於形而與形爲窮而情生焉。與形爲窮與類爲窮而情無窮。是故治情有道止情于神理神于形。執中履和而形化焉。發則治之者何具也。曰禮樂。

釋雜卦傳

易曰九六爲變數已寓盈虛消長之情而人事之治亂象焉此易道之大宗而先聖設卦觀象之指也繫孔子又曰五十已學易舍九六而更取乎五十者何哉蓋五十者變而既定之數在四德爲貞元者陽之始于卦爲復高者陽之通于卦爲臨利者陽之和于卦爲泰貞者陽之正于卦爲既濟貞而後九六之用畢九六之用畢而五十之功成則既濟之六位是也其曰可已無大過何也過莫大乎無可貞無元故無可貞大過四陽之卦而初爻失位則無元無元而能貞者未之有也貞不可已無元而妄求而元則皆可已自無而復有蓋嘗求

諸雜卦傳而得其義焉雜卦始于乾坤亦已反對旁通之卦兩兩對釋至大過已下則變其文繼已遯而終于夬蓋大過兩體夬遯又四陽弇于二陰陽不能自正已正陰其象爲陽外聖人于此哀無元者之不可貞而欲復其乾元已底乎正而救其過因參錯其文已明消長之機在乾元之得失蓋治世之苦心也何也大過二陰弇陽皆當變而去之噤君子之道務本而巳初者乾元之位本也上者末也若不務治其本而從事其末則卦成遯遯初陰見于下有小人之道焉明乾元之已也乾元既已則陽道不能驟復必使陰從于陽而後可治外卦之陰在四則得其正漸四正位從陽已待男行教遯

之道也陰能從陽則能養陽而乾元可復頤旁通大過
初陽正位羣陰養之進漸之道也初正而後六位可已
各正六爻皆正者既濟也五十之所已定九六也此其
所已無大過也貞之本在元元之未亾則雖二三四五
俱失其正如歸妹者猶得于女之有終見男之有始若
未濟則易歸妹之初上而六爻失正乾元遂亾是爲男
之窮而無所可歸故君子之道務本而巳大過復乾元
于初則成斐元始而亨通上之一陰雖未洩去而利貞
之本巳具焉所謂君子之道長則小人之道自消而所
已救大過者誠在斐而不在邁矣蓋道長而既濟不待
言矣烏虜易者治世之書也學者其亦求端于務本哉

釋金縢

舊說皆曰爲周公欲代桀王殂此非也曰自己爲功曰
代某之身正謂代其制佐耳燮則何用卜正曰管蔡不
咸恐桀王殂後主少國弋不得終其事故必祈問之于
三王所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敷佑四方定爾子孫皆
周公自言制佐之事而後傅之元孫蓋指成王故云不
若且也不燮不幾誣桀王曰媚鬼神乎上龜見書皆襲
吉故公曰王旣罔害而余又受命永終是圖蓋隱燮已
相少主自任于後矣不燮王旣罔害豈公又埃新命而
終代其殂乎是故公曰無已告我先王則居東而求罪
人爲詩而致綢繆不敢自懈史曰金縢之書曰所自己

爲功代桀王之說知言也如後人之說曰代桀誣公奚謂自己爲功邪

釋康誥

周公誅管叔桀而封康叔于衛此無可訖桀王旣封桀庚于殷又使二叔監之不容復曰其地封康叔也惟康誥備寡兄勗舊曰爲周公攝王自併之辭于義不容併文王後遺曰自併轉沒桀王此可議耳蓋乃洪大誥治下本接酒誥之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篇首四十八字乃史臣所撰酒誥梓材之總敘周公封康叔之誥止有酒誥梓材一篇而康誥一篇則桀王初封康叔于康之書史家連類而存因覓酒誥之首篇首四十八字原

于康誥無涉也觀首篇惟勸曰明德慎罰不若後二篇
詞危意悚流涕而道可知左傳祝鮀云命曰康誥而封
于殷虛是因三篇並存而約舉首篇之名耳且鮀固云
成王選建明德曰藩屏周妹邦卽殷虛故不得謂武王
封康叔于衛也周公攝政代王言經有明文多方之周
公曰王若曰是也此篇周公咸勤云云接酒誥王若曰
正是一例并不得曰周公稱王爲此蓋知康誥之獨爲
桀王時書則尙書元無周公稱王之處何足致議

張氏易說後敘

凡先生所箸易說周易虞氏義九卷周易虞氏消息二
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

易言二卷周易鄭荀義三卷鄭荀易注集錄五卷易義別錄十七卷易緯略義三卷易圖條辯一卷其自敘虞氏義消息曰自魏王弼曰虛空之言解易而漢儒之說微其後古書亡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餘家嗟惟鄭荀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荀又曰虞翻之言易曰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遂于大道其敘易禮日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竊嘗論之易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蓋天之道主陽獨陽不能生故易一陰一陽曰窮消息之變

變而皆陽人之道主治盈治不可久故易一治一亂已
寓世運之變變而皆治治亂相循天道也復遯是也已
治救亂人道也泰否是也元亨利貞者貞變之用而聖
人之所已治天下也古之君子其自命皆有已天下爲
任之志其爲學皆有已禮樂爲治之心雖漢之儒師若
董仲舒伏生京房毛公何休鄭康成荀爽虞翻之徒或
端治一經旁祛佗說意亦欲明其所學周公仲尼之道
已摛諸天下故徃徃詁訓不荀則箸已已意博取典禮
張而翼之六經皆繫豈獨易哉先生初學爲詞賸古文
旣成已爲空言未足已明道乃進求諸六經取漢諸儒
傳注讀之尤善鄭氏禮盡求鄭氏書得其易注善其已

易說禮而其注殘闕不荀乃更求諸易家言于唐李鼎
祚周易集解得所引虞氏注文稍完具遂深思天人之
際性命之理求其義例三季乃通述虞氏義消息又推
衍其義依象比事述易禮事侯言又旁攷漢魏諸家說
究其相氏辭而闡之述鄭荀義別錄又通論緯書之得
失後儒之蔽僞述易緯略義易圖條辯凡四十二卷非
苟爲其多也蓋不通乎天道則禮樂法度猶器也習之
而不可已損益也不明乎人事則日月寒暑之數猶術
也知之而不可已守執也先生旣思著書曰致天下之
用而又已爲天人之道葺荀于易故其言禮雖塵俚述
周制發明文王所已變禮改法之意而百王不易之道

皆曰由此而皆可推說絜則後之有志於古者當必有
所取法于是又無疑也先生入翰林四季而曰疫卒
其舉進士聖主今巡撫浙江阮公悲先生之身不獲行
其所學徵其遺書將刊木而傳之先生固不藉沒沒曰
傳其書絜可曰使天下皆知先生之學也故敘其後俾
讀者知其旨焉先生姓張氏諱惠言字皋文進士官
翰林院編修序其書者其甥董士錫嘗受易于先生者
也

莊氏易說敘

本朝經學盛于宋元明非曰其多曰其精也乾隆間爲
之者易則惠棟張惠言書則孫星衍詩則戴震禮則江

孔金榜春秋則孔廣森小學則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皆
粲然成書著于一代而其時莊先生存與已侍郎官于
朝未嘗已經學自鳴盛成書又不刊板行世世是已
無聞焉嘉慶間其彌甥劉逢祿佗公羊釋例精密無耦
已爲其源自先生道光八年其孫綬甲刻所著易說若
子卷成已示余再三讀之蓋先生渙于周禮渙于春秋
渙于天官歷律五行之學夫渙于周禮則綜覈名物不
厭其詳渙于春秋則比事屬辭不厭其密渙于天官歷
律五行之學則徵引斷制不厭其博故其爲說已孟氏
六日七分爲經而已司馬遷班固天官地理歷律各書
志爲緯其爲文辯而精醇而肆愔遠而義近舉大而不

遺小能言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曰爲乾隆閒經學之別流而知者曰爲乾隆閒經學之巨滙也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醴溪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溷曰游雜其門人爲之莫不曰門戶自守淡疾宋曰後之空言固其執精抑亦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爲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魯許慎何休箸書鄭康成駁辯之而鄭志又有與諸弟子互相問畬之語亦或病其術之太峻而虞其說之太拘歟余爲張先生惠言弟子學易謹守師法如莊先生書魯所未見循誦既畢竊歎天壤間學問之大有非可曰一端竟者因卽所見曰附識于此

陰符經解敘

陰符經者道家之流而出入于陰陽法家其辭本乎天
其指切乎事其智舉六合而有餘其自守卑約己之治
人則覈名實而寡惠其究歸乎兵家觀時爲務執機而
行此其所長也陰者隱也本乎隱而徵諸顯故謂之陰
符舊題曰黃帝陰符經唐李筌曰爲得之魏道士寇謙
之嵩山石函筌又集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并
已注勒爲一書是書之傳自筌始故或訛爲筌所譌也
戰國策曰蘇秦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蘇秦傳曰
得周書陰符二書見隋書經籍志兵家古之言兵者每
託始黃帝則此爲周秦間人爲黃帝之言者可知矣漢

初有黃老之學魏晉已後老顯而黃微自唐書藝文志
始載陰符經後人遂曰當黃帝書復與道德經同傳黃
老余反復其言知于修己應物之用所至極精練蓋古
黃帝氏之流別亦非李筌所能僞化也原分三篇初言
天人之道相通于一中言隨時所曰法天終言知機所
曰隨時末多八卦甲子陰陽相勝之術則九宮六甲之
式兵陰陽家之言也朱曰來注此者大悞歸于鍊形服
氣朱長春云陰符言天人之契立天之道曰定人余則
取其知機隨時言陰陽五行之精安在儒與道之不相
謀也爰爲之解

遁甲煙波釣叟歌解敘

煙波釣叟歌者述遁甲之式八卦日辰動靜吉凶之用其說長于兵陰陽而人事之趨避準焉舊題曰宋中書令趙普謨廬陵羅通演歌明史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季進士景泰中有戰功終右都御史意普有所作而通約之爲歌不可得而詳也仁宗朝命洗馬楊維德謨景祐遁甲符應經其書至明猶存茅元儀佗荅備志刪錄入之今惟圖書集成彙編之范氏鈔有全本而范本爲善求其義例所引李淳風三元經葛洪王璋湯謂諸言大較與此篇合而陽遁陰使陰遁陽使維德有所不知陰時陽時陰位陽位普通荀詳其用不且過之乎宋史藝文志不載此書樊遁甲諸口訣此爲最善者矣漢

書有兵陰陽家則遁甲行兵之所自也其五行家則遁甲選擇之所自也此篇舉黃帝風后已託始則猶五行陰陽家之舊例也遁甲出于九宮太一行九宮之數易緯乾鑿度言之鄭康成注之又雜見于靈樞素問漢世已來未嘗闕也隋蕭吉著五行大義已爲出于周易尙書唐末術晦陳搏得其說名之曰龍圖劉牧又改其名曰河圖阮逸假關脰佗洞極經又已爲洛書要欲尊其所學故託名愈高而不知九宮自爲太一不爲圖書桓譚云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信哉太一之名見于漢志古者稱曰天時周官太史出師所裒者是也漢已後曰式其別有三曰太一已五子爲紀已積算爲法

曰遁甲巳六甲爲紀巳卦氣爲法皆曰九宮爲用曰六壬則曰十二辰爲用隋唐宋志載遁甲書數十種託始于黃帝伍子胥其唐巳前人則有葛洪郭宏遠臨孝恭王璵榮氏信都芳許昉劉岢杜仲僧智潯李淳風僧一行蕭君靖司馬贖等而其書今無存者近世言遁甲人各異辭未可據輒爲是歌解者率不顧文義苟且遷就曰是其說其尤箸者有明沱紀注燮亦縣爲牽合而未得其通因盡祛之援所聞于古者曰爲之解冀存五行陰陽家之舊式焉

遁甲因是錄敘

世言陰陽五行如太一六壬相墓相宅祿命諸書莫不

家自爲說彼此不能相通卽習一術同一師者其說亦判爕而各是諸術之原罕見于六經惟相基相宅詩書禮皆言其事爕無其法難可遠求獨遁甲者曰卦气行九宮其原蓋出于易之說卦而其式述于易緯乾鑿度爕爕非妄言余用是畱意焉族父學正君精于是術而余生晚不爕見其學亦無傳焉母從人假書讀之率皆蕪雜無所發明閒引宋人書如符應經等篇復無全文惟煙波釣叟歌一篇文爲完具顧未能窺其通因取世所傳局式習之揆之古書旣相牴牾悟用諸占候十罕一驗心知其非矣嘉慶元年識進賢舒煥杰習其所傳較愈于俗爲復取煙波釣叟歌讀之稍稍有得爕爕竇亦

滋曰多十二季識豐城傅生叩其所習與舒略同十四
季識安陽李生復叩之又與傅小異三人者各挾其術
知名于時而其不同又如昰則樊噲潁亂之說其將無
已正之也乎友人黃君乙生通相墓之解善楊筠松九
星曰爲當出于遁甲九宮余因已曩所習者受諸家之
說質之黃君弗之許曰易有陰陽五行而若是之多岐
說也余曰是講之不明而擇之不精也因復覃思鈞受
歌已求其通證之已大一之積算卦路六壬之躔度方
位相墓相宅之挨星陰陽攷之周秦兩漢隋唐之緒言
已求其條理而前之所紕遂解蓋自明已來遁甲諸圖
皆淺學臆造其初本有訣而無圖鈞受歌者卽流傳之

眞秘在焉夫九宮之行治一也墓宅家則自中而行乎
外遁甲家則由外而經乎中中能馭外外不能制中則
遁甲所圖非矣四計天干加支之位咸視乎日躔所臨
此不易之象也六壬曰之而諸圖直使別取行布九宮
之六十甲子且又舍干而取支又非矣九宮之數旣縱
橫十五辯若畫一曰更迭用事則八卦旋相爲始不惟
坎離而諸圖惟曰一九屬坎離太一圖又惟曰一九屬
乾巽知坎離之可一九而不知震兌之可一九知乾巽
之可一九而不知坤艮之可一九又均失之矣六甲子
午自分陰陽三甲圓布自配三合說卦左旋八節之氣
自與九宮順逆行治終始之數同符而諸圖惟知二至

已分陰陽而不知一元之有陰陽惟知推布已盡六甲而不知三方之合天圖惟知二十四氣之各分三元而不知入節之各統九元所已攝日氣于卦氣也則又失之矣至于分星門爲二物溷六干于六儀顛到錯亂不可究詰嗟乎此豈特非古遁甲之真亦不善讀鈞考歌耳注是歌者雖率牽合增會而歌文則固完善余旣爲之解爰復取諸設之善者箋而解之竝著遁甲箴四計表九宮七十二元圖惟克應之要具在說卦人事縣瑣不可殫說其五行干支大義亦援據所聞次第詮釋已祛眾惑求諸易說卦易緯春秋縣露淮南子太元漢書五行志說文解字五行大義竝有徵合夫道之是者必

破諸古而因之漸已免穿鑿之譏也名之曰因是錄俟
有道之正易烏虜吾州之言陰陽五行者自學正君之
歿而遂衰項森者不如學正君遠甚謹奉規槩闕死而
已而名亦著近日則稍涉其樊者無不求立名譽焚去
學正君愈遠矣余非有枕藜之傳已紹家學特已所聞
于古者正今之失邪說橫議其諸或有謬乎

遁甲通變錄敘

術家之源有二步緯測筭已天文爲綱已氣候爲紀立
于千百季之上知爻於千百季之下謂之厯家已人事
爲指已五行爲機趨生避死效順去逆已通天人宜
謂之兵陰陽家厯家之言出于日官古太史之掌推步

之數今替中外殊途同歸故其辭典而雅兵陰陽家之言則雜見于六經緯周秦間爲者最密其言徃徃託于黃帝未可據執司馬遷曰學者僞黃帝言不雅馴不曰此歟歟其爲術雖務戰勝克敵而無悖乎君子眉身誠意之旨至其所用日躔升建之位太一之常居日遊八風出入之時荆德之候主客之算八卦日辰皆有常式周官太史云大師裒天時與太師同車天時者其式也蓋與吹律聽軍聲同用雖孟子曰爲不如地利要亦王者所不廢也外此則多異端焉秦始皇帝時方士競起託于修道始有服食求神僊之說而其幻者能致人神魂及非時非理之物漢孝帝又淮南王皆好之而孝帝學

之不成爲天下矣淮南王卒已誅於後世帝王惡之遂
無聞焉而自後記傳所載言神僊者徃徃有名姓可指
數然道家僞仙人皆務出世迹不近實難已敷說宋眞
宗徽宗好道徽宗竟亾國而宋元已來史冊所僞倡佞
妖慝之民每得幻術已起禍亂由此觀之豈不惑哉今
惟漢中張氏子孫受其上世所傳之術衆千餘季世爲
大官迹其所爲頗近幻怪此豈有所謂道者在邪余嘗
已爲天下之道不一而天之理則一而已其不順乎天
者鮮不爲禍陰陽五行衰盛從否自然流行天之情也
先而察之後而奉之人之情也逆而傲之而曰道者吾
未之知也且夫王者受命天神人鬼地祇可得而禮

地天之通于民而後王章明事權一故有其德居其位而陰陽五行效其令順也無其德不居其位而欲使陰陽五行效其令逆也惟逆是事而曰吾守道者君子有已知其必敗也藉使張氏子孫不受官于朝而曰其私智熒惑百姓將必不驗驗亦必敗燬則張氏之獨已術存者亦其職順燬也古之聖人知命知性知天道知怪力亂神而不欲言者豈不曰此也哉丁甲天罡青龍返閉閏戊者亦選擇家之言其用在日辰故其說常埒于遁甲術之猶近乎醇者也蓋日月相推陰陽二遁干支宮卦遷轉之敍本自秩燬由之者若大路此則求隱于顯索陽于陰理蘄幽遠焉一心之誠曰專其想像乃能

通之凡已使人意念眞實純一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已相歆格其致如此抑豈別有身外之感應哉余旣于兵陰陽家著錄遁甲術爲書暇乃泛覽古今術書盡刪其異端方士怪奇之語獨取了甲天罡青龍返閉閉戊五法參蘄諸本訂其譌謬削其游言存其要義別而錄之名曰通變俾無溷于不經之說焉夫道不厭變變而能通則至噴而不可已惡至動而不可已亂也君子知命居易已俟無入而不自得事有不必竟其用者而無不竟之思是書也其可廢乎

形氣正宗敘

夫天曰氣運地曰形止天運則物生地止則物成故易

傳乾曰天行坤曰地勢觀天地之道將不于其行與勢
邪地勢與天行相得而合則四時交風雨會陰陽餘山
川之靈實生俊傑理不誣也相基相宅之法始于詩之
詠公劉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書召誥言太保先周公
相宅周官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劉人
墓大夫辯其兆域燬未嘗一言其吉凶素旣遂其求而
猶歸其權于卜筮蓋不欲啟後人曰專利自私之心則
先聖之思患預防也自晉郭璞始作葬書極言禍福唐
楊筠松著龍經撼龍經曰述地勢箸青囊奧語天王
內傳曰述天行其徒曾公安又作青囊敘曰發明奧語
務欲致其神異曰震耀其術于天下遂使後世堪輿家

循習其語動已禍福要人售其詆欺是郭楊者先聖之
罪人也爰使郭楊之書至今遂亡而邪說踳駁布滿人
口則又將何已正之今日者得據郭楊之書曰庠後起
之僞學亦未必非蚤也郭之後則有赤霆經楊曾之後
則有黃妙應之徒所箸都天寶照經吳克誠所著天玉
經外傳僧幕講所化水法出入神氣論蔣平堦所化天
元五歌天元餘義待旦歌書皆見存皆其選也傳是術
者率化五七言韻語已摺之辭或近俚又徃徃自名曰
經僭擬無狀顧其義濫閎實未可已體格病之余始求
太一行九宮之術于遁甲而得太一常居天一行治之
說後證之以形氣家言乃知天一之行治必本于太一

之常居蓋舍地勢卽無已驗天行而不知天行亦無已
居地勢郭楊之書其可廢乎爰爲哀集晉唐已來諸家
別而錄之名之曰形氣正宗而盡刪其譌謬蕪雜爰膚
淺不荀之書俾不溷列庶眉覽者無爲多歧所惑也

家譜敘

晉在虞帝命伯益爲朕虞賜之姓曰嬴子孫世之已多
造父當周穆王時爲王御封于趙城周之衰趙用失守
而逃于晉爲趙氏夙爲獻公御始有封邑襄從文公入
國始爲卿籍與魏氏韓氏分晉始爲諸侯雖始僭王遷
爰嘉爲秦所滅自伯益至王遷具在秦本紀趙世家者
太史公論之矣秦漢已來六國胄微趙氏或蔽尻四方

世不可紀載籍互舉大都錯雜無足徵也周辛有之二
子仕晉董史因氏輩其後蕃衍自三晉敝又天下莠進
之輩爲宋通遠軍節度使遵諱之後系出唐太傅隴西
公晉元初有臣魯臣粲者從兄弟也竝遷常州臣魯
前街臣粲后後街故輩氏有二分皆祖周太史辛甲爲
夏后氏之族姁姓也而余之先爲嬴姓實趙氏宋莠功
郡王德昭太宗時夢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魏王後改封
燕王諡曰懿懿王生舒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藹
從藹生莠當侯世宣世宣生贈東平侯令櫛令櫛生訓
莠郎子平子平生伯達伯達生師瑒師瑒生希呂希呂
生徽州司法與佩與佩生元高鄧州錄事參軍孟堙孟

堙生集慶路教授由彰由彰生宜質宜質生順玉順玉
生學道學道生明明生贈文林郎禮禮生臣佐臣佐生
文默文默生守信自燕懿王至東平侯史傳敘之靖康
中亂宗室南渡孟堙曰前名見于宋史表元明曰來家
牒放廢存其昭穆系世而曰孟堙者始元堙進者也蓋
宋宗室世居浙元之有天下孟堙曰其家去之堙進之
鄙曰西蓋邨至禪之世復去西蓋自元祝家莊而由彰
之仲子宜賢又先別居貫莊蓋堙進之趙有三宗云守
信之子三人季曰中兌實後于前街之董系諸諸更名
承獻而守信之二子伯中克仲中允皆蜀無後惟承獻存
承獻所後姑之夫董氏貫貫兄弟五人伯資仲質皆一

子季贊二子贊一子仲季之子旋翬無後今惟伯資後
存承獻既後董氏別居河間有子四人竝著籍焉卒皆
歸葬于荃進子孫仍爲荃進人也其季曰遂昇當康熙
時爲大同府西路同知漢中府知府有德政傳于山西
通志祠于朔平生之璉之璉考授州同知生萼輝萼輝
附監生生傳泰開泰傳泰廬州府訓導開泰昌化縣知
縣生達章達章國子監生自傳泰始采輯宗系已授達
章達章復遠攷前古已明所自未成書而粹粹之五季
子士錫承父遺命咨于叔父達閔族兄雲錦已他家譜
自承獻已下箸之于篇爲世系圖而已字官生粹粹地
取某氏子女凡幾別記于後凡吾族人存亡統紀庶有

可攷古者錫姓名氏史官掌焉或曰國邑或曰官或曰
王父字而又因族已按其世故君之同姓冠取妻必告
必必卦百姓有生若必者必告歲登下之諏之官府蓋
秩縻也自古法不行世本殘缺姓氏婁易不可條理其
顯者或依據經傳稽其始先猶不免顛倒遺佚至于隋
唐五代之間浸已謬亂真假錯糅汨乎紛縻不可究矣
蘇洵歐陽修之佗譖也自宋已後皆宗之噉猶已季所
長久慮毀滅敗壞蓋區區一氏一族要數千百季而欲
不失其舊固十不一觀而况名字齟齬里纖悉之故可得
而求邪烏虜知其晦而不可攷則攷其箸焉者可也知
其遠而不可詳則詳吾之近焉者可也

懷遠縣志敘錄

嘉慶二十三年知縣事孫讓重修懷遠縣志成敘曰懷
遠之志明萬歷三十三年知縣王存敬屬邑人副使孫
秉陽重修之而萬歷以前無可攷楊應聘敘稱孫前作
癸未志至是而再屬筆焉舊志亦云萬歷癸未秉陽纂
修邑志至己巳當化乙巳萬歷三十三年也存敬已復
加刪潤成書蓋癸未至乙己二十三年經再訂而始刊
版也

國朝順治康熙間知縣傅鎮國馬汝驢劉鑑皆續修未
成至雍正二年知縣唐暄始修成爲八卷曰地輿曰建
置曰秩官曰典禮曰籍稅曰人物曰藝文曰雜記而圖

地輿一官治一學宮一冠之卷首夫已百二十季之久
婁脩未成之書一旦而有某本使百里之內戶籍賦稅
有可稽眉政治民俗有可覽鏡忠孝貞烈之行有可風
勸功固甚偉繁其地輿則志沿革而不詳列前史已明
建置所因之故志山川而不尋其絡脉上破水經諸書
已證今谷之同異志湖塘堰壩澗泉溝澮而不辯其水
利已創因時優民之政志古跡而不荀攸城戍之區俾
古疆理按籍而皆可論證猶弗志也其人物則志桓氏
而不攷諸漢晉諸書志勲烈而不盡稽諸前代之典要
且缺略過甚其輶文則雜采碑銘傳狀敘記之各宜附
著本事者與詩賤同科而載籍缺如夫自明三百季已

至

國朝文儒甲科不一二數而別集目錄皆放失無存今
且不可追紀非前此蒐羅之未逮歟營建祠祭倉儲學
校兵防選舉封蔭匠吏皆宜分別類敘者也乃并入建
置典禮人物而人物一類標目太縣雜記所載亦多可
類增諸志者稽諸史乘而不覈訪諸故老而不詳至輿
地一圖山川溝洫形勢所在道里不可不著乃苟簡特
甚此其所失也讓呂嘉慶十九年夏來司是邦甫任事
卽索觀舊志既知其得失欲重輯之蓋定例六十季一
修今輟修且九十季矣知府事建水倪公衆意方志嘗
呂命讓讓因與教諭孫君起嶸言之而當河洩後淮流

漲溢縣境無歲不大水勘災振饑簿書旁午猝猝靡暇者數季至二十二季春乃克與縣中賢士大夫籌之委無不踴躍樂觀其成者而前庶常知鳳臺縣事老進李君兆洛適來主講縣之眞儒書院因質曰編纂事老進李令鳳臺時化鳳臺志曰精覈見稱而鳳臺爲壽州分縣于治爲簡志懷遠事立詳于鳳臺者數倍爰共商摧本其體例恢而廣之條貫略定纂輯過半矣其冬李君已事去代者爲明經老進董君士錫復與董君續加蒐討至二十三年七月書成因乎舊志者十之八刪其縣蕪不當者十之二增于其舊者三倍遂曰就正于倪公刊諸木焉夫懷遠設縣近自宋元而漢晉隋唐建置更改

分析極頻數南北朝受宋南渡後皆爲邊境是故沿革最不一分野雜荆揚二州經畛跨淮南北地高者宜黍下者宜稌而土宜又不一畝蒙城宿靈壁鳳陽定遠壽鳳臺之間民氣之剛悍輕剽往往雜侂乎佗邑而風俗又不一縣于安徽布政使司不當車馬之衝不設驛故不爲最縣啖四境遼闊民積病于水偶雨暘愆期若重困者方諸望緊之邑抑又難焉讓曰承乏尹茲勸區惟懼失隊冀時物豐阜民業其業平其情相與休息習而安焉夫質樸勁直變其長上縣之舊俗也自今始復能優游乎文甄之林咸導其情曰適乎禮鄉士大夫率之曰被爰於四陲不亦善乎周官土訓道地圖地隱誦訓

道方志方隱蓋謂知其土宜風俗善惡之故已興美而
葡敗達其好惡之情已入于無疵也可不與賢士大夫
共勛之哉故于地圖道里慎其采訪而山川溝洫津渡
橋梁物產必加詳焉因革故事必加攷焉士之有德行
文學女之有節操者必加博載焉文獻不足因而闕之
庶幾所已傳信後之覽者或亦有取乎此耳凡爲志十
記二攷一表三傳七圖一序錄一二十有八篇

四至辯而乖離正都圖析而閭里聯是已官守於土而
民守于官也峩峩崑崙山茸邪衛之湯湯大淮渦肥會之
孰是鎮之孰是潤之述地域志第一

丁田民屯

國帑正供轉漕東南

天庾是充爲解爲支率循成制課鹽權關因民所利土
宜繁殖各釐已類述賤稅志弟二

庠序之教隆而名臣賢士孝子貞婦之行佗焉書院之
設所已輔學校而損過就中增美釋回者莫講習若也
維勸學繫先覺述學校志弟三

禮莫重乎祭祀事有常苾芬其饗諸歆茲民德勛茲民
之稼穡述祠祭志弟四

神不殺而荀不可弛詰戎閑衛乃齊乃止于千萬季
父安上理述兵防志弟五

府事孔修

聖化覃敷莆豫偏災謹茲倉儲

皇仁蕩蕩蠲復頻書凡百君子靖共爾位哀此惸獨勤其撫字述倉儲志弟六

荆山巖巖依之如城輒則宜飭官寺鄧亭圯墁曰時吏民已甯津則有舟川則有梁車徒是濟惟安惟康述營建志弟七

隄堰之興曰稼下地淮堧沮洳瀦可漑淤可甃弗云棄也修而舉之曰察其宜曰勿違其時述水利志弟八
襍祥災異君子不言而水旱疾苦民隱在焉記載所弗刪也述五行志弟九

太常稽古爲學士羽儀迄乎有明載籍紛披蒐採一曠

千季闕遺後有作者彙而錄之述甄文志第十

漢建侯國當塗曲陽平阿義成向父龍亢晉屬馬頭梁
隸譙汴唐析四境入于旁縣宋末置軍元明用因述建
置沿革記第十一

萬國玉帛塗山是會征戰侵伐戎事之大汜覽前史識
其梗槩述歷代大事記第十二

郡邑棊置一廢一興六代列戍乃數十城輒眞輒僞壘
址縱橫述古城戍攷第十三

令長侯相鎮將戍主漢晉梁魏缺不可譜元明已來乃
蒲縣尹丞簿焉校官俟人亦差得舉數述職官表第十

四

文恭甲科辟舉貢士登髦翼俊代濟厥美良將名臣時
焉蔚起述選舉表第十五

師臣分茅遠矣春卿荃功崛起懿惟開平東平剋剋平
陰矯矯父勳子忠長世斯保李桺壯略榮名亦寶裕後
顯親上下推恩述世襲封蔭表第十六

龍亢桓世傳經佐帝師尊五夏晉元子遂拔猖沖守貞
元呂亾述桓氏傳弟十七

子通輔魏卒躋三公明多勳戚起于從龍默齋忠貞恭
定廉正諸楊接荃閭閻斯盛

聖清佐人樸樞莪蒿中丞總戎爲

國榦楨述史冊英賢傳弟十八弟十九

孝友睦婣任卹士行之最良蓋不可已弗彰政事文學之妙貞承之操而未見乎史籍之表襮者又烏容略也述耆舊傳第二十弟二十一

賢孝貞順惟曰女士螽斯山氏啟之桓氏伯之有已哉或矢其愚已自立承乎其彌不可及述列女傳第二十二弟二十三

醫卜巫皆術而已研而精之曰恆曰一爰及神異是爲方技述方技傳第二十四

繫駒適館所已安賓旅也擇里而處已令聞長世君子交許之述流寓傳第二十五

爲吏而良臣職固宜職則未備厥咎安辭前哲所爲敬

而志之先事之勞後事之師述良吏傳第二十六

名山崇崇佐鎮淮邦經流十二相維而東四達者涂五
經五緯惟里有長區曰百二千擷相聞弗聞鳴吠規方
畫疆瞭若掌示述縣境六圖第二十七

在晉王君始著邑乘惟孫副使再經刪定百二十載唐
君繼之別帙爲八燦燁前規迄茲重修歲紀九十伊余
固陋每懷靡旻

聖皇立極羣稟

成憲

道續報中方悅

吹萬小臣不敏職思官常勤求民瘼曷敢怠遑述敘錄

第二十八

齊物論齋文集卷一終

齊物論齋文集卷二

韋進董士錫晉卿

敘跋贈敘

亦有生齋文集敘

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敍夫心有不容闕者發而爲言
言有不容紊者次而成文故情文相生偕于自燦文者
經緯相交之形說文曰文錯畫也蓋質之輔也道之興
也事之迹也言之範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
古之立言者皆成至文尙書記言春秋記事其體有二
三代以下文有消長而二體不易雖屈原宋玉司馬相
如其原出于六詩其後且別爲駢儷之體要其歸則亦
左右史之志也後世敘事之文司馬遷班固陳壽范蔚

宗歐陽修爲優韓愈柳宗元蘇洵軾轍曾鞏王安石歸有光則又自有其所論箸沿史論之體恢張周秦諸子之趣曰變賈誼曹植陸機之舊又獨併最是故文之體不可執有物則不相襲佳相襲亦佳而文之法無盡有敘則辭簡當辭繁亦當古人爲文必極交錯之致或義立于此言起于彼或辭止于是意見于佗古人之言必有所主而曰類相埒古人之文意之所在必互見而不必交盡其辭論語曰辭達而已矣蓋言敘也夫言曰足意機曰成之氣曰行之韻曰節曰動之味曰永之五者荀而後所謂敘者盡其善則又有進于法者在歟本朝爲古文者曰十數其尤者寧都魏禧才博而識

瞻有物之言也桐城方苞學醇而辭雅有敘之言也始
未可已相優劣焉同縣趙先生懷玉已魏氏之才與識
而爲方氏之學其文浩浩已遠醴醴已淡意欲兼方魏
而有之已文名于世者蓋已四十季所著亦有生齋文
集二十卷屬士錫爲敘而存之夫先生之言旣志于有
物有敘矣其傳之永遠爲時楷楫宜不待士錫言謹已
所得者質之先生則未知其有當焉否也

崇百藥齋詩文集敘

祁生長于余十歲余十三就外傳時祁生詩名已滿鄉
里與莊傳永丁若士莊叔枝洪右甫爲友余時見諸君
意氣豪甚心慕之稍長受業于莊達甫徵君則與叔枝

右甫爲同門引余而友之祁生與焉弱冠入京師與叔
枝同受業于舅氏張皋文編修而傳永若士故與余舅
氏友亦引余而友之祁生又與焉祁生嘗就阮尙書于
杭州就曾中丞于揚州又已試禮部婁之京師後依魏
曾容于洛陽與余遊歷蹤迹每相值所知交亦與余大
半同則余之于祁生其相習爲何如邪祁生無不學于
文無不工而體物切情詩爲尤至二十季來京師內外
江南北浙東西寶其寸楮者皆是近十季致力爲古文
不苟依傍而通達事理生平貴報之門未嘗踐焉庭巷
無大賈富商迹室無俗士坐自己少孤不爰事先恭城
君奉所生林太孺人教甚嚴時時自言之故其爲文也

洋洋乎如千頃波而勁氣昭質充燐炯燐按之皆有物
其爲詩也組繪不傷意琬鍊不傷韻紆婉不傷氣志之
所之與境之所經皆寓焉驟觀之若不知其有爲而言
者油油燐燐蓄燐後出之詩人之内心也余學爲詩文後
于祁生爲詩不成棄去爲文又不工今季祁生將校其
崇百藥齋集若干卷刻之而徵余敍凡今之稱人詩文
者大都曰是學唐宋誰某爲詩文者果先有一古人心
中乃曲爲揣摩曰卦其節邪若曲爲揣摩曰卦其節此
其用功甚淡非才力有過人者不能有過人之才力則
固足已自見矣而塵塵于古人之面貌是自棄也燐則
襲古人之面貌者其才力必不過人其揣摩亦必不能

曲中其節何也才力不至不足已達其性情而才力之
過人者性情學識又未有不與之交至者也今置祁生
于古人中固必有其近侶者黠切指之曰是侶誰某余
不能禽則已其性情學識才力之各有所至而知之祁
生集中婁偁傳永若士叔枝右甫而又爲傳永叔枝識
墓其推許之者亦各如其性情學識才力夫精粹如傳
永任達如若士孤狷如叔枝寬夷如右甫皆斷髮有已
自立祁生之不妥推許卽其詩文可知是故祁生之詩
文可不已敍見而余之敍之者獨發祁生之集成而又
悲人事之變遷如傳永叔枝右甫學劭而身不顯湓歎
與朝露同盡而其詩文零落又不能如祁生若士之有

可傳于後也述二十季已來交遊之素有不勝太息索
獻而不能自己者矣

廖雪鷺詩敘

十二季正月余客九江郡守方君讌客于琵琶亭相與
賡詩凡三十六人德化廖君之佐爲其冠余時與君始
相識君爲詩學陶淵明恢而衍之其佳者伯元結柔厚
之旨排斲先一季方君嘗曰君詩示余余旣盡讀之彌
欲交其人矣爰自余旣識君後徃還亦未數數而方君
署守饒州余亦將去爲日月淺更一再見贈別已詩相
酬盒而曰余瀕行而余季父適自平樂歸病過九江益
簪甚遂卒時方君已調去郡余子燮無援委禍者相與

迫之將不容于逆旅哀痛纏心手足莫措君已聞之率
賊友來唁引已自任經營既勞頃險遂平器事已具夫
人當顛沛外生之際必有至不能堪之形見之而惻爔
者固用情之常君詩人懷哀愷涕急朋友之難亦豈必
已余故獨余已忝羣衣倉復困危患瀕外而所遇已濟
且得之于君斯豈人事計量可得而多余固心折君詩
既悉其爲人信君之澤于詩教深矣而益已得交君自
忝也余在九江時君嘗屬余爲其詩敍旣已季父卷東
還落跡如管所遇尤竄息足揚州冬日愴悵悽爔動友
朋之思故直紀所懷已當書評寄附簡末用告觀者云
爾

劉惔安詩敘

夫人之情有所歸則易苦而爲甘化憂而爲樂古之人
有終身報一瓚而富貴貧賤皆不足已動之者豈非有
所自適于己者哉余與惔安籍同縣外姻爲中表遊河
南始識之數覲面相與論說交契出儕輩蓋其爲人清
靜謹密接人和自守不出言慎有不得已于言者惟于
詩發之熒猶托諸比興撫時感物切而不迫故其詩雋
而恬摯而婉惔安方忘乎其境之窮而懃懃爲之得句
自喜當朋儕閒阻庭宇闐寂無與其娛賞則醺酒烹茗
自酌其詩不知其爲悲爲樂也蓋其情之有已自適于
詩而與爲依歸也如此前數季惔安謂余盍取君與吾

兩人之詩互爲刪易編定之余謂冊安詩各像乎人之性情吾之不能知于子猶子之不能知于吾也曹子建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余則已爲雖竝世而不相知也因謝冊安冊安卒曰余爲知言今季冊安自編其詩爲若干卷乃索余敘其詩余欲讀冊安詩者先知其爲人乃較殫于冊安之生平不廋已詩人見也爰爲之敘若余之詩則無專力不多作舟車逆旅之事憂勞唯殺之音雖余亦自知其不足觀佗日儻因冊安之言而寫錄之尙思冊安爲余敘之也

藤鸞吟館詩敘

夫詩者志也豈徒瑇瑑其文辭鏗鏘其音節已說觀聽

云爾哉讀古人詩者必且綜其生平立朝行事之迹已
相印證則卽詩已見其志者亦卽詩已見其人自三百
篇已來蘇李十九首陳思王皆曰諷諭見志蔚爲大宗
而游覽酬應諸作亦已雜出唐蒙樂府辭賤之意爲七
言古詩裁整八句之體爲長律而詩格大荀李杜韓白
諸家其于言志尤爲閎美皆大家也宋之蘇陸金之元
皆其最也長樂梁茝鄰先生好學而篤志出而官于京
官于外必本其志之所願而卽安焉而又徃徃能如其
志故其爲詩斐曄文冲曄雅而肫曄已摯賤登臨則志
在鑒古涉宴賞則志在戒今處中朝則志在靖其守四
方則志在保乂拳拳曄可已化驕而爲愿變鄙而爲儒

蓋其矜氣盡釋而本末粲然詩之至也余媿不能詩爰讀先生之詩而有感焉意凡作詩者必有先生之志其詩乃爲可觀于先生之索紱也敢已斯言質之

周保緒詞敘

士不能出其懷持已正于世不得已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發而爲文已見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尚矣故曰君子之道修身以待命正也怨非正也雖然將抑其情而不予之遂邪抑之不已其氣慘黯而不舒其體屈撓而不寧而偏激躁矜之疾生故君子之道不引乎情不可已率乎禮蓋受其治心澤身之學旣大成其幾微過中之情固可已漸而化之然則吾徒頌仰一世感慨

人已情之所發跌蕩徃反固所不能自已者也周子保緒工于爲詞隱其志意希于比興已寄其不欲明言之悵故依喻淡至溫良可風丙寅歲都爲三卷屬予敘之夫予之言詞烏足已盡保緒哉保緒徃季已舉進士而不得意于有司感慨悲憤頗形于色旣且釋爰予謂保緒銳發已直道自任未爲非也君子之道不己用舍類其志不己逆順挫其氣而況保緒季未三十過不用方已此曾益其不能又豈足爲怪而人或且稱保緒已其勇敢駿厲之氣爲可已風夫保緒之學之有淡淺得失固宜與世共見之也而豈在是哉抑余之所已知保緒者其有已異乎人也讀其詞而有感于斯焉故復論之

亦唯保緒自知之而已

餐粦吟館詞敘

管桺耆卿康伯可未嘗學問乃已其鄙嫚之辭緣飾音律已投時好而詞品已壞姜白石張玉田出力矯其弊爲清雅之製而詞品已尊雖繁不合五代全宋已觀之不能極詞之變也不讀秦少游周美成蘇子瞻辛幼安之別集不能擷詞之盛也元明至今姜張盛行而秦周蘇辛之傳響幾絕則已浙西六家獨宗姜張之故蓋嘗論之秦之長清已和周之長清已折而同趨于麗蘇辛之長清已雄姜張之長清已逸而蘇辛不自調律但已文辭相高已成一格此其異也六子者兩宋諸家皆不

能過焉。醫學秦病，平學周病，澀學蘇病，疏學辛病，縱學姜張，病膚蓋取其麗，與雄與逸而遺其清，則五病雜見而三長亦漸已失。至于浮淺之士，致力未數者，又不待言矣。竊小秋詞者，袁子蘭邨、郭子傾伽皆致力之久，言之而可按者，楊子芸士則猶墨守浙西者。歟？管子異之，不工詞，獨其所稱姚姬傳先生最難之一言，而爲周子係緒。汪子均之所非者，余竊有取也。夫詞之爲郢也，小其爲文也，精秦姜名高一代，其成章祇數十篇，辛稱最多，亦惟數卷，其難也如此。至放者爲之，始列爲多編，而詞學漓矣。小秋之詞，主乎清，曰賦三長爲之，四十季今五十餘矣，塵六卷耳，而生平遊歷踪跡具在，余少小秋

十年而爲詞且三十年所得亦止三卷自非身歷焉不知也夫小秋負非常之才困頓窮抑已至今日但曰詞俚其所得不巳尠乎雖燔小秋于世事無所就一寄之于詞後之人讀其詞者如見小秋也此則小秋之可巳自信于侘日者而余亦所得而同勉也夫于小秋之索言也書曰質之

儻詩品序

萬物之情不齊境亦不齊雖燔立德者德歸之殉名者名隨之怠者廢悖者退賢不肖有不自己致之者乎天之所貴人未必貴人之所賤天未必賤燔人之才恆不若天其賢者後天數十季而始幾于知天其不肖者又

後數十季而始從乎賢者之知其卒也天之所貴人尊
不貴天之所賤人尊不賤貴者予之賤者彼之得與失
有不自已致之者乎燖而物情壹不平則各執其類相
告語若不得已于言者何也今人壽不百季其精力完
壯可已有所爲之時又止二三十季其有已自立于己者
徃徃無已自白于世受其既白則又已過此二三十季
將不復能有所爲其甚者且不爰自知其既白焉可不
哀乎夫人而與道爲適知天之各有其時知事之各有
其數立乎此知乎彼夫何不平之與有燖而身與世相
入而人事纖悉之端有不能不動于中激爲言者爰其
成文托物相比緣情起興旨哉可味也情之所發固如

是其感人邪吾又安知人道之卒可已白于天者不猶
是情之所積邪嗟乎一情之積而可已通于天一言之
微而可已顯其情識者知貴賤之故在此不在彼矣乃
吾又傷夫極百賢豪之心力而算可回者一情一言之
微而有已化其轉逆之機也世有事愈纖文愈小而情
愈工者敍以問之

書焦循易通釋後

江都焦循之言易也曰旁通盡六十四卦而兩之成三
十二旁通卦爲變動之本日時行盡三十二旁通卦皆
合二卦互變已就一陰一陽既濟之位已二五先動
而初四三上後之日當位非其序曰失道又已兩卦皆

成既濟爲終窮于是初四動則三上止三上動則初四止三十二旁通卦皆歸于既濟益又既濟咸其釋之也一卦之辭既隘則取佗卦爻辭之相類者比而屬之已彼證此復不足則又辨爲相錯比例之說轉輾牽合而六十四卦無定形勇其訓釋依于說文爾雅廣雅釋名諸書而又辨爲引申之說已廣爲傳會又不可通則已聲之段僭求合而強爲比附于一字一聲者衆矣是故泰既濟卦德之盛者也循已爲失道之尤是不知名卦之義也三才六位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循已爲終窮是不知立卦之義也旁通升降變動元亨利貞之用天人之大道也循皆襲用其名而盡革其實力排孟京荀鄭

虞義而自尊其說且于聖人觀象畫卦之原八卦所已生六十四卦之故畧不一爻烏庠可謂誕矣夫天下無盡棄前人之注釋而一字一句義必已出者今循既不消消息互卦爻辰而直釋人事曰古證今如程傳者又舍不用是曰隘也且荀虞鄭氏之易固非曰爲弈碁弄丸之比曰供無事時之玩娛也必將上稽諸天下揆諸物中驗諸人曰求古今治亂之象聖人奉天時行之迹後之釋易者不能兼通猶必有其一端而後其言得立吾不知循之書于二者奚當也雖曰卽其所謂時行者亦可推諸人事之一端夫旣舉諸儒之說而盡廢之矣又可已推乎哉

書蘇秉國周易通義後

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言者尙其辭曰動者尙其變曰制器者尙其象曰卜筮者尙其占蓋四者不荀不足曰說易十翼言卜筮惟大衍一章言制器亦惟十二蓋取章爻說卦傳詳述卦象其象象文言繫辭所反覆推明者言與動而已蓋象者辭變之原占者辭變之委惟辭與變則相表裏而爲言易者所不可離漢曰來易家馬鄭至程朱皆長于辭後儒多宗之荀虞則長于變與象惟京氏工占朱子亦重占爻亦未嘗徒曰占言易也清河蘇秉國著周易通義力排卦變爻位之說而釋用九用六爲占破利貞之貞爲貞悔之貞又破悔凶

之悔曰曲就之而三百八十四爻皆卜筮之繇辭矣泥于朱子之一說而廢其全于聖人曰動尚變之道尤爲刺謬雖博采舊聞縱橫論辯昇不可制而大指旣失殊無足觀夫易爲聖人治世之書古之帝王必因時而爲治六十四卦猶之六十四時時也者象所生也時必有所承之于前而有所善之于後于是推消息之序曰求其變來按六爻之得失使不正者變而之正因筮之于辭俾可觀睂而猶欲事事攷覽曰衷諸道則占事與焉是故觀天文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象也究其形則法度見元亨利貞用九用六者變也觀其情則經權明吉凶悔吝无咎者辭也審其宜則是非判蓍策掛

劫四營十八變者占也習其數則從違洩四者相承未聞可已偏舉也今之學者多好立異已求名故舍其大者遠者母已一節相矜雖言之有文能成一家之著述于道亦奚所當烏虜獨是書也乎哉

李氏三忠事迹破證書後

李君慶來與先君子交其仲弟復來則與余交善季弟述來婦錢氏則又余祖母之姪也三君俱已文行稱于鄉里復來嘗取其兄弟所作李氏三忠事迹破證書示余爲明巡撫若濟先生復來高祖也監軍道我貽先生之弟御史庭碩先生族祖頗極完具其尊祖敬宗之心可謂盡矣夫永明王立國肇慶襲狎器敗其事蓋不足道

燮瞿式耜何騰蛟故一方長吏率衆已應肅二人歿而倚孫可望李定國馴致于亡是已因循猶至十餘季之久而李先生若濟則已崇禎癸未進士選授瓊州府推官挈家赴任適當其時遂已庭碩我貽二先生其仕永明之朝閒關所事卒至于外其心迹固極不得已矣燮而事君致身其又奚憾或已庭碩先生與吳貞毓謀引李定國誅孫可望不克而外雖忠而不智是始不燮當永明受制于可望時可望日眈眈于虛位賴定國頡頏其閒故後降于大清已偏定國定國遂亡始末如此其人安可一日依哉是與可望則名塗地而事終裂不與則外先生固非外莫可者也烏虜唐桂覆亡變服歸

里吾鄉如惲遜龔輩皆未受崇禎已前蔽命者若濟固
銜朝命適廣東而庭碩我貽又皆已永明丙戌選貢起
家此三人之所已成忠而吾獨惜其生于亂世域之偏
隅未展其經綸爲足悲也

重贈吳山子敍

余爲古文受法于舅氏張皋文先生先生之言曰 本
朝爲古文者已十數絜推方望溪劉涇先生之文學
于涇先生者也先生之言曰自宋曾子固蘇明允父子之
亾古文塵不絕傳而明歸熙甫繼之 本朝方望溪劉
涇先生又繼之身處何其難也蓋自制舉之文興有浸齒
于其中者而古文日益晦于是世之爲古文者相率而

變亂其體破壞其法紀各曰意爲無所師承而其求文者復不知貴有道德能文章之士而惟執位是趨于是搢紳先生各著一編轉曰相則烏虜其亦不至于盡泯耳余與山子同學爲古文山子之文簡而幽莊而雅余曰爲難山子故不喜爲制舉之文余嘗謂山子彼爲制舉之文者誠棄去而爲古文既有得焉吾未見其不能爲制舉之文也山子亦嘗語余古人爲文未有所岐故無往而不合于法今之爲文者徒自岐之非古之文有所獨難也而余則堯明三百季曰至本朝其閒守道之君子不少見而其文皆不足觀其皆溺于制舉之文乎抑爲古文者果其難邪縉熙甫望溪海峯此數子者

未有大過人之才而其文皆足傳則又豈係于制舉之
文乎余不知爲古之文者其果難乎其無所難乎而余
嘗與山子論爲古文之法則又無不合者豈難與不難
又所不論邪余姑已所死耆質之山子將必有無死耆
在

贈沈文起敘

人之營營于富厚沒沒于欺詖者吾知之矣曰天下之
利可已欲求也見寡欲之士有已異于人人者則譁然
曰是爲名高者也矯其情而爲之也見居富貴而能自
抑損與居貧賤而無克自安者則又曰是境爲之也居
富貴易居貧賤難夫果知居富貴而能抑損之爲愈者

是猶知有是非也而已寡欲爲矯情者是未嘗知有是非也非其本心也相形者益切因反其是而飾其非而久而遂忘其失乎本心烏虜利之中于人非一日故矣天之所已與人者甚均已節也人待養于天而代天而養人故自養養人非其道而天不斂其養者無之何也已待養于天之身而不得其養之正則不勝已代天而養人而不得其養之平則傷類已不勝之名犯傷類之實而求逞其欲是胥斁而已烏虜今何其烈也古之聖人立禮于天下已制其節準乎情而均其欲又恐人之未樂乎從之也立學校已教之使生其廉恥之心而達之于好禮上者無失德下者不縱其欲所已安也此則

不立而放利之說興懷利已厭利而天下之利遂不足
已當人心之欲蓋自三代已後所已變故百出而莫可
殺止者無佗禮之廢而教之乖也嗟乎此古來君子所
已多不適于世也吾嘗與文起言如此文起學古之道
而困于世貧日益甚雖啖非文起所患也亦行其志而
已烏辱世之非关于吾徒久矣文起儻聞之邪願已告
我吾當與文起分之矣

送魏贊卿敘

吾嘗怪士之亢志矯行者無求于世而世羣起而嫉之
則或訾君子之有所甚也又觀夫世之人蓋莫不雲靡
而波頽風合而霧縠細之斷斷大之施施其利也如刺

其轉也如轂則又悲君子之有所不得已也吾與人並世而生吾之才未有已過乎人也人之言語優佞馭物接事之辨已數者皆足已利乎己而害乎人其文章藝美聞博而識彊者又足已取勝乎人而濟其惡賢與否將復可辯邪彼君子者正其心而人不敢動之已非德端其容而人不敢犯之已非禮審其行而人不敢亂之已非道已足爲君子小人之辯云爾又容得已邪孟子之言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已有爲於世則士之可已有爲于世者亦鮮不由是矣余與贊卿幼相習其交也始疏而日親嘉慶壬戌贊卿試禮部不第將歸余送之余知贊卿久贊卿之爲人不而廉世之所爲有若騁而升

之者贊卿不絜也贊卿之心其有所不得已歟抑贊卿而徒取夫有所不爲也豈余之所望于贊卿邪夫以贊卿之足已有爲也贊卿歸其益進于有爲焉其可也

齊物論齋文集卷二終